

妮侏的故事

左拉小說選集

左
拉

給妮儂的故事

畢修勾譯

世界書局印行

譯者序

左拉是代表一時代的文學，他的自然主義不但改變了法國的文學路線，即在國外也曾發生很大的影響。他主張文學應脫離人爲的束縛，完全根據科學的知識，分析人類的行爲；小說家不但要寫美的與高貴的事實與情感，即醜的與骯髒的，也是敘述的對象。在充滿宗教勢力與守舊成見的社會中，一般偽君子與「衛道者」當然不容許你暴露自然，描寫自然中所存在的一切現象。左拉一生要受人攻擊，就是因爲他愛好真理，不與任何已存的權威妥協，有了他的提倡與努力，小說纔走上真正寫實的正軌，所以他在文學上的功績是不可埋沒。

左拉不但在文學上是巨匠，他的爲人亦可以做我們青年的模範，他是言行一致的文人。他從小就與貧困鬥爭，他完全以工作克服貧困。成名之後，他又爲自己的信仰與他

的同時代人站在敵對地位。年老時，因不滿意愚蠢的愛國主義，又與頑固的軍人發生衝突。轟動一時的杜勒富斯事件（L'affaire Dreyfus）就以他爲主角。爲了正義，他不惜犧牲自己的安靜；他被法國官方判處徒刑，因而逃到外國，過着流亡的生活。所以法朗士（A. France）說：『他是一時的良心（Un moment de conscience）』

『我從艱難開始，我曾認識貧困與失望。後來，我生活在鬥爭中，即在今日，我還過着同樣的生活，被人攻擊，被人否認，深嘗被凌辱的苦味。真的，我只有一種信仰，一個力量，這就是工作……工作是世界的唯一法則，是引導有機物到達未知目的地的指針！除此之外，人生沒有別的意義，沒有別的理由。』這是他五十三歲參加青年聚餐時的演說詞。他崇拜工作，信仰工作，他認工作就是幸福。他規定自己每日必須寫數頁稿子，他的三四十部大著，就是這樣連續不斷地撰成。這種鏗而不捨的精神就是他的成功祕訣。法國大動物學家蒲豐（Buffon）說過：『天才就是長期的堅忍。』左拉大概是最懂得其中奧妙的一人。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成功，天才不是由天而生，而是由勤而得。

文學，由他看來，是偉大的工作，只有缺乏才能，在文學上沒有希望的人，纔去從事於政治的活動。他說：『政客們，你們去做赤色或白色的信徒吧，這對你們或者是很好玩的，至於我，我並不注意這一套！只有你們生產天才的作品時，我纔尊敬你們！……政治是頂齷齪的東西，我深深的厭惡它。我認為只有思想是世界的主宰，只有它在卑鄙的政治騷動之上，創造偉大的民族。……你們要曉得一個大作家，若寫成一頁偉大的作品，對於人類，比你們螞蟻窠似的政治騷動，更有價值……不錯，你們製造歷史，可是我們也以我們的著作，同你們一起，在你們之上，製造歷史，因為我們的成績到永遠留存於世界的文明中。』

左拉從來不認自己是了不起的作家，他很謙虛，一直到老，他都不滿意自己的作品。他每日用功，無時不求進步。他以爲自滿就是沒落的開始。他的好友，保羅·亞列克西（Paul Alexis）曾有這樣的記載：『他所著的許多小說，雖然是人人愛讀的很好作品，他自己重讀它們的時候，却不免感到苦痛。從很多年以來，他雖然已達到很著名的文學

地位，可是他仍連續保持着最初寫作者的感覺，每天早晨坐到他的寫字台時，他總害怕自己不會再寫。

他不慣現社會的醜惡，他反對偽善與無知。他不怕任何人攻擊，他要說老實話。他願意做傻子，他決不與違反真理的人敷衍。他說：『恨是神聖的，……恨就是愛，就是覺得自己的靈魂是熱的與慷慨的；輕視可恥與愚蠢的東西，就是過着寬大的生活。』

他的寫作是謹嚴的。不論對於任何題材，他必須考察得仔仔細細。他搜集資料，記下要點；他準備工作的筆記字數往往超過他所寫成的小說。如有必要時，他還親自到他書中所要描寫的環境裏去，當場體驗人物的經歷與感覺。例如他寫萌芽一書之前，就在鑛山裏住了一兩個月。所以從他筆下出來的描寫，無一不是畢真畢肖的。

左拉，我們若詳細研究他的生平，他的好處實在是太多了，他的確配稱是偉大的作家，他的確值得我們來介紹給讀者。

×

×

×

×

我是十八歲去法國勤工儉學。那時我們每日在工廠裏做苦工，早晚幾乎只有硬麵包與幾塊白的方糖來「欺騙」我們的飢餓。不久以後，讀到左拉的傳記，知道他也是貧困出身；他在生活中也曾經過很艱苦的奮鬥，我們就無形中得到莫大的鼓勵。因為他年輕時的境遇，與我們的非常相似，我們就喜歡看他的著作，引他為我們做人的借鑑。他在未成名之前，窮得沒有辦法，有時竟以富人廚房裏所拋棄的魚頭魚尾，作為充飢的食品。因此「魚頭魚尾」那時就成為我們的口頭禪。我們曾對自己說，左拉也曾如此，我們正不必氣餒。所以他簡直是我們失望時的導師。

二十餘年以前，我就抱着吃「魚頭魚尾」的志願回國。我知道自己的中文沒有根柢，先在故鄉的一個小學裏教書，努力自修，準備翻譯左拉的著作。左拉短篇小說集裏的四篇東西，就是我初初嘗試的結果。後來被生活的浪潮所激蕩，我在人海裏浮沉了二十餘年，幾乎把翻譯左拉小說的事都忘記了。

二十餘年，在這短促的人生旅途中，不算不長，我就讓它這樣浪費了。我所感到的只

是悲哀，苦悶，失望與不幸，這因為我沒有遵從左拉的『工作就是幸福』的教訓，現在我的兩鬢已開始斑白了，有時檢討自己，不但是一事無成，連最起碼的日常生活，也不能維持，回想起來，實在是慚愧得無地自容。

抗戰『勝利』以後，回到上海，發覺千餘冊藏書，被人盜賣，我的悲痛，真不可以言語形容。這所失的書籍中，有左拉全集與十餘種研究左拉的評傳。從此，我即使要償我年輕時的宿願，也因缺乏材料而無法進行。好在朋友們都肯幫忙，借我很多左拉的原著。一年多以來，我就從借到的法文書中，譯出這六本小說，四本是短篇集，兩本是長篇。

給妮儂的故事出版於一八六四年，是左拉的處女作，像他十年以後發表的給妮儂的新故事一樣，還有浪漫主義的色彩，內中抒情的成分很重，不像他後來的著作。不過所

● 內奧里維埃·柏格伊的死一篇，已編入磨坊之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。其他的三篇，如約翰·古爾東的四日，爲一夜的愛與失工，也已由我重譯過，分別在給妮儂的新故事與蒲爾士尉兩集裏，恢復了它們的原來位置。

述的故事，倒是頂有趣的。在他聲名最盛的時期，很多女性的讀者，寫信給他，問他爲什麼不再寫那麼美與那麼溫雅的小說。

從一八六九年，左拉着手著不朽的魯剛·馬格爾（Rougon-Macquart）之後，就很少有短篇小說發表。蒲爾上尉與娜薏·米枯倫這兩書中所收集的，大多是他在休假時期或應外國雜誌的要求寫成，（磨坊之役與奧里維埃·柏格伊的死也是一樣。）據我所知道的，這差不多就是他一生的全部短篇作品（也許還有別的，以後如有發現時，當陸續介紹給讀者。）

岱蕾斯·賴根（一八六七年）是左拉提倡自然主義之後的第一部小說。據有些人說，這是他最美的著作之一；他在這裏初次顯露他分析與敘述的才能。自然主義一辭就在這本書的序文裏提出來，可惜我所根據的是普及本，這篇序文已被書店刪掉了，使我無從譯起，（因我身邊沒有其他的版本。）

法國文學批評家聖·特勃夫（Sainte-Beuve）曾稱讚這部小說，在現代的文學史

中，是劃時代的雨果（V. Hugo）與戴納（Taine）也說它是有力的作品。

一八六八年發表的瑪德蘭·費拉是岱雷斯·賴根的姊妹作，分析男女初次發生性行為的不可磨滅性。他自己對於它的批評是：『這本書的研究是要人們承認結婚的關係，在生理學的觀點上，是永恆的……愚蠢與糊塗的猥褻有時會殺害一個社會，赤裸裸的真理，則正相反……』他相信自己是用生理學的知識在剖析社會的病症，至於如何去醫治它，則不是小說家的責任。

總之，這兩部長篇在當時曾激起很多的爭辯與批評，左拉所依據的觀點是否正確，頂好是讓作品自己去說話，我不擬妄加批判；我不願意像「專家」們一樣，時常要給原著添上很多不必要的評註，我認為這是小視讀者的鑒賞能力。

我是工人出身，對於文學完全是門外漢。我不相信自己已有能力，立刻來介紹他的巨著魯剛·馬格爾。我仍在學習與嘗試。如果讀者覺得我的譯筆，還明白，還沒有曲解原作者的意思，如果貧困不壓倒我，讓我還有喘息的餘地，我想陸續去翻譯他的全部小說。

佛洛貝爾 (Flaubert) 說：『文學是犧牲的藝術，』 (La Littérature est l'art du sacrifice) 我以為翻譯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。我雖然盡我的全力，很認真的從事於我的職務，由於能力的關係，我或者會犯很多的錯誤。這特別要請讀者給我以嚴正的批評與指正，讓我可以獲得更多的進步。

一九四八年五月畢修勺於上海

目錄

譯者序	一
給妮儂	一
辛普列斯	一三
跳舞提名冊	三三
愛我的她	五七
愛的仙女	八三
血	九五
賊與驢子	一一七
窮人妹妹	一四九
大西頓與小曼德利漫遊記	一八七

一 故事中的主要角色·····	一八九
二 他們出征·····	一九七
三 關於木乃伊的粗淺知識·····	二〇七
四 西頓的拳頭·····	二一四
五 曼德利的演說·····	二二四
六 曼德利吃刺菓·····	二四一
七 西頓變成多言者·····	二五九
八 可愛的春馨花 極樂國的女王·····	二七二
九 曼德利普及地理天文歷史·····與其他科學的知識·····	二八七
十 西頓與曼德利的意外奇遇·····	三〇七
十一 一個模範學校·····	三二六
十二 道德的教訓·····	三四一

給 妮 儂

看，我的朋友，這就是我們少年時代我在親愛的普洛溫斯鄉間，隨便述給你聽的許多故事，而你總一面注意地傾着耳朵，一面又以模糊的目光凝視着遼遠的蒼翠小山。

五月的下午，天與地剛慢慢消失於無上平和的暮靄時，我離開城市，漫步鄉間；或到生着荊棘與杜松的荒涼崗陵上，或到十二月是瀑布，晴和日子却又非常幽靜的小河邊岸；不然，或者到平原的偏僻一角，那裏還留有中午太陽的溫暖，廣大的黃土與紅土上栽着枝條瘦小的胡桃樹，淡灰的老橄欖樹與茂盛的葡萄樹；——葡萄樹讓腳下交織着的枝葉拖曳在田土上。

可憐的磽瘠地，它對着太陽發光，灰色而赤裸裸的，介於杜朗斯河肥草場與地中海沿岸橘樹林的中間。我愛它的荒涼之美，我喜歡它的殘破岩石與它的各類香草。在這不

生產的山谷上，不知有什麼破壞的燃燒空氣掠了過去；好像有什麼熱情的奇特颶風襲過了這個區域；大的蹂躪完成了，依然灼熱的鄉野，彷彿在最後的欲望中睡去似的。今天，在我們北方的森林中，當我以思想重見這些塵土與這些石塊時，我對於這嚴肅的，其實不是我自己的故鄉，感到很深的愛戀。無疑的，笑的孩子與悲愁的老岩石從前是發生了溫柔的情感；現在變成大人了，他厭惡濕的草地，被淹的綠叢，他喜歡白的大路與炙熱的山嶽，他十五歲的新鮮靈魂，就在那裏做了他最初的美夢。

是的，我已到了鄉間。那裏，在耕種的土地中間，或崗陵的石頭上，當我半臥着遺失在這肅穆的，從天邊籠罩下來的沉寂時，我轉過頭來，總看見你也柔軟的躺在我的右面，沉思地，下頷靠在手上，你正以大的眼睛注視我。你是我孤獨時的安琪兒，監護我的好天使，不論我隱避到什麼地方，我都瞥見你在我的身邊；你明白我心中的祕密願望，你到處伴着我，凡我不到的地方，你也總是不去。今天，我這樣說明你每晚的出現。從前，即使從來不看見你來，而仍不斷遇見你的明亮目光時，我也不感到半點驚奇；因為我知道你是忠實

的，時常隱藏在我的心裏。

我親愛的靈魂，你讓我苦悶與悲傷的夜晚增加了溫柔。你有這些崗陵的憂鬱之美，你有那些大理石因太陽的最後親吻而立刻變紅的蒼白。我不知道是什麼永恆的思想增高你的前額，擴大你的眼睛。當微笑掠過你的倦怠嘴唇時，人們就會說你的年青容貌與臉上的突然紅暈，就是這五月的陽光，它使這地上的一切花生長，一切綠叢顫動，這恰是受到六月太陽撫浴的花與綠叢呢！在你與地平線之間有着許多祕密的，使我愛起小徑石子的和諧存在。小河發出你的語聲；星星起來時，也以你的目光注視；圍繞我周圍的一切東西，都以你的微笑，表示快活。而你呢，你把你的優雅給與自然，你自己却取了它的熱烈與莊嚴。我竟混和了你們兩個：看見你，我就意識到它的自由天地，待我的眼睛探索山谷時，我又在土地的波紋中，見到你的柔軟與強壯的曲綫。就是這樣比較你們，我纔瘋狂地愛着你們，我終於不知道我所最崇拜的是我親愛的普洛溫斯，還是我親愛的妮儂。

每天早晨，我的朋友，我都感到新的需要：我要感謝你從前對我表示溫情的日子。你

悄悄愛我並生活在我的心中，你是慈惠的，溫存的，在內心受到孤獨之苦的這個時代，你把你的心帶給我，使我自己的，避免了一切苦痛。你知道今日有多少可憐的靈魂死於寂寞之中麼？時代對於這些由愛組成的靈魂的，確是殘酷的。我呢，我並不認識這些災難。你時時刻刻把可崇拜的女子面貌呈現給我，你繁殖了我的荒漠，混入我的血液，生活在我的思想中。我遺失在這無涯際的愛情裏，我忘記了，我時常覺得你就在我的存在之中。我們共同生活的無上快樂，讓我安靜地度過了這十六歲的險境，我們同伴中不知有多少人在這裏遺下他們的心的碎片。

奇怪的創造物，今天你離我很遠了，而我在靈魂中還明白見到你，我現在很想一段一段的來研究我們的愛情。你是漂亮與熱烈的女人，我拿丈夫的資格愛着你。接着，我又不知道爲什麼你雖然不停止是我的情人，有時却輕輕一變而爲我的姊妹；於是我同時拿情人與兄弟的身份愛着你，一方面保持兄弟之情的整個東潔，另一方面又獻出情慾的全部興奮。另有些時候，我又覺得你是一個男的同伴，有男子的健全智慧，雖然你時常